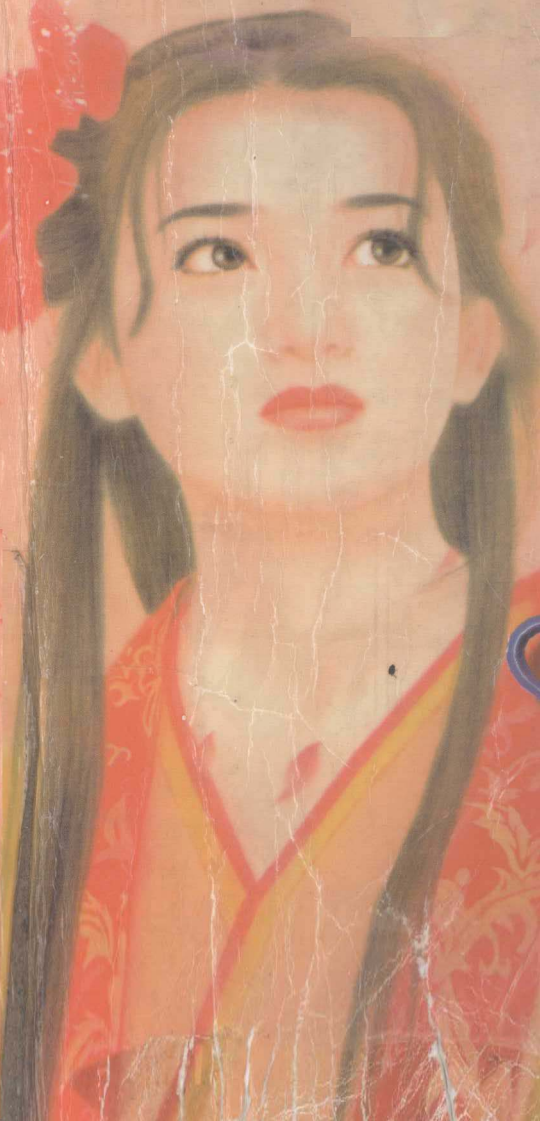


柔情一生
系列

柔情手金



台湾)

柔情一生
系列



柔情千金

(台湾)

乔楚 著

柔情千金

台湾 乔楚 著

【内】新登字 06 字

责任编辑:李家德

柔情一生

柔情千金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内蒙古人民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内蒙古发行所发行

850×1168 毫米 1/32 开本 6 印张 120 千字

1997 年 8 月第 1 版 1997 年 8 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6,000 册

ISBN 7-204-03181-4/A·540

定价:9.80 元



柔
情
千
金



镜 子

大家好,再度出书,请继续关照。

这本小说在徐姊严格把关之下安然通过,万分高兴之余,序便三言两语交出去了。

序写得太少了,电话那端传来徐姊柔美的声音,刘毓狡辩比上回多写了两行,徐姊笑意不减的依旧软言告知要多写些,刘毓知错了,一定会改进。

于是,刘毓决定在这篇序中,跟大家来谈谈“镜子”,镜子就是用来穿衣戴帽、化妆美容必备用品,



而且无所不在，走到哪里都有镜踪，随时可以看见自己的尊容，刘毓常被自己的样子吓到，在刘毓的心中已经没有比这更可怕的事了。

古时候人们用的是铜镜，而且一用就用了四千多年。

传说中，远古有十五面铜镜精美无与化比，且具灵性能知古今天下事，是为神镜、宝镜也，但这毕竟只是传说没有真实考据。

中国铜镜起源于何时，至今尚不能确切认定，历史悠久倒是真的，至少可追溯到殷商时代。

铜镜形状有圆形、菱花形、葵花形等等，镜背多铸有纹饰，纹饰题材岂富多变和谐，常见朱雀、玄武、青龙、白虎四神瑞兽图纹，其他尚有历史人物、神仙传说画像图纹等，琳琅满目不胜枚举。

古时铜镜是日常生活用品，精致造型也反应当时社会的流行风尚，更是精美的工艺品，现在大家都使用玻璃镜子，铜镜变成古文物了，大家只能到博物馆里去欣赏古铜镜。

说了这么多铜镜的事，那铜镜和本书有何关系？其实没有多大牵连，只不过在书中铜镜这小道具偶尔出现一、两次，读者们可稍加留意。

最后欢迎读者们多多指教，下回见。





前 言

柔
情
千
金



苏州东郊桃花园道房 凌府

“哇哈哈!”一阵爽朗的笑声从大门传来。

“夫人,老爷回来了。”一名女仆急忙进大厅通报。

“太好了!太好了!”凌老爷开心的由外走入。

“怎么?老爷为何这样高兴。”凌夫人刚站起身便听见丈夫带得意笑容走进大厅。

凌老爷风尘仆仆的从京城加苏州之后,便一直眉开眼笑,到现在进了家门仍旧开心得合不拢嘴。

“把那些东西全收下。”凌老爷指着身后十几人扛着的箱子,方圆大小件一应俱全。

“怎会有这么多东西?老爷,是谁送的?”凌夫人



边部边跟着走近箱子旁,左看右看。

“太湖第一家——白荷 山庄。”凌老爷颇为得意的回答。

“为什么?”凌夫人则一脸不解,凌家和白家向来素无交情他们为何赠与厚礼?

“总之是好消息,来来!坐着,我跟你说清楚。”凌老爷拉着夫人坐在椅子上。

“大富,把那些东西收到隔壁厢房放好,稍后拿些银两给那些一路辛苦的伙计们。”凌夫人不忘回头叮咛交代。

“是!夫人。”大富应允便退下了。

“小真,将炖好的燕窝端到大厅给老爷。”凌夫人又吩咐道。

“是!夫人。”

“夫人,快把苹儿给我找来。”凌老爷还没坐定便急着找女儿。

“老爷,你刚刚不是说有好消息要告诉我吗?”凌夫人好奇的问。

“是啊,跟咱们女儿有关。”凌老爷高兴的回答。

“怎么回事。”

“我已帮她定了一门亲事。”

“啊?”凌夫人略微吃惊。

“就是白荷 山庄,苏州首富太湖第一漕运业的继承人白翔翻。”凌老爷得意的说。

“老爷,你这是官商联姻,打算利益输送?”

“什么话!凭我朝中高居尚书,还需要依靠商人致富吗?”凌老爷略显不悦。





“那为什么老爷显得如此愉快？”凌夫人不敢当面指出丈夫早被贬官为州刺史，还忘不了曾为尚书令的风光事迹，到现在逢人仍自称尚书，真是死要面子。

“王家那土财主打从有个八竿子打不着边的将军亲戚后就自以为了不起，现在搞了个中央侍中的官职更是趾高气昂，居然嘲笑我是个闲官，真是岂有此理，若非他天花乱坠的胡乱参奏一本，说我什么建树都没有，害我因而被贬谪为苏州刺史，这口怨气没讨回来怎成？”



“我很想教训他一顿，但是一直没机会，没想到此次进京面圣时碰巧遇见西宫娘娘的弟弟来访，后经相互引见，才知他算业是个皇亲国戚，不过由于他们历代经商，少有人从仕途，在官场上没有良好广阔的关系，目前有意结识一些官家以壮声势，于是我们当下至西宫娘娘的萱院细谈，知道他有个儿子白翔翮今年已经二十三岁了，却迟迟不肯安定下来，我见机不可失才约定这门亲事。”



“白家有了当官的亲家，而我们提升朝中地位，说不定还能官得原职，然后我再联合朝中大臣排挤王家，一举数得对彼此都有好处，何乐而不为？我倒要看看王家还能得意到几时。”凌老爷愈说愈得意，最后开心的哈哈大笑。

“老爷，你不是一向最讨厌商人吗？”

“那是以前，其实商人也不错。”凌老爷不肯承认对商人有偏见，因为他现在得到了好处。不过如果自己惟一的儿子想从商，他仍旧不会答应。

“老爷，这样做成吗？苹儿恐怕不答应。”凌夫人



皱眉，为了意气之争，有必要赔上女儿的终身吗？再说他们对白荷山庄的人脉又不熟，白翔翮品行如何一概不清楚，她怕苹儿受委屈。

“为什么不答应？子女婚姻本来就是由父母作主，由不得她说‘不’字，再说苹儿也老大不小了，还挑三捡四，到现在十八岁了还嫁不出去，她不觉得羞耻，我都快没脸见人了。能找到条件这么好的亲事，说什么她都得嫁。”凌老爷不容反驳的说。





第一章



凌家宅第宽广,庭院小桥流水,阁楼排列,绿草如茵,园林景色秀丽,是一栋典型的江南建筑。

“小姐、小姐!你在哪儿?”一名年纪约十二、三岁,头上梳着两个髻的女孩小蜜在庭园中四处兜圈喊话。

“发生什么事了?”四、五个差不多同年纪的女孩围过来,好奇的问。

“有没有看见小姐?”小蜜问。

“没有。”

“快帮忙找,老爷在大厅等着呢!”小蜜着急的说。

庭院东角有一座楼台,凌苹儿坐在二楼冷眼旁



观大伙儿忙进忙出，她不疾不徐的弹着琴，明知大家找她却个回答，独自沉醉琴音中。

“小姐……原来你……在这……儿！”因为院子实在太吵了，不然小蜜一定早听见小姐的琴声，不用像无头苍蝇般的到处找人。

“慌慌张张的做什么？”凌苹儿淡淡的看着她的随身丫环一眼。

“今天……好多……外面……。”小蜜上气不接下气的说。

“慢慢说。”凌苹儿好笑的听着小蜜断断续续不着边的句子。

“老爷、夫人在大厅等着小姐，说有重要的事宣布。”小蜜顺完气后说。

“什么事？”凌苹儿仍是缓缓的弹着琴，脸上无任何表情。

“老爷没说。”

“甄弟也到大厅去了？”凌苹儿又问。

“少爷一早就不知去哪儿，老爷没说要找少爷。”小蜜老实的回答。

凌廿儿点了点头不慌不忙将琴收好，缓移莲步下楼台，虽然出生官宦世家，但是她没有养成骄纵的个性，凡是能够自己做得来的事，从不假手他人，为人有礼态度谦和，也不会摆架子，对身边的丫环就当自己姊妹一样相亲相爱，所以凌府上下没有一个人不喜欢这位大小姐，反倒是她惟一的弟弟常因此吃那些下人的醋。

再加上她天生貌美更是赢得众多年轻男子的爱





慕，她有着柳眉大眼、唇红齿白的五官，且体态纤细、气质优雅、个子娇小，是标准的南方佳丽。

跟在她身边的小蜜也能感受到凌苹儿的那股灵气，每每小蜜和其他府阮长工们提起自家主子，总觉得风光十足，论容貌、学识、气质，有谁家的千金能和苹儿小姐相比拟？有多少公子、少爷三天两头提着百业担的聘礼上门来提亲，不过都被老爷以小姐年纪尚小给婉拒了，可是小姐上个月就满十八岁，再用这上理由恐怕挡不了多久。



柔情千金

小蜜看着身前的小姐，边走边想，据说今天老爷上朝回来后就异常开心，原因是替小姐定了一门亲事，对方是富商弟子，其族人中有人入宫当了妃子，是为皇亲国戚，若和他们结亲家，可巩固老爷在朝廷中的地位，不过没证实的话还是不要随便乱说，她在心中下了结论，不过想到小姐即将婚配，小蜜仍是很开心。



“小蜜，你在笑什么？”凌苹儿蹙眉的回过头问。

“有吗？”小蜜笑中眼睛几乎都眯成一直线。

“你的眼睛都笑得成了一直线，还说没有。”

“小姐，说不定今天是你的大日子。”小蜜没回答她的话，迳自说道。

“你在说什么傻话？”凌苹儿笑骂道。

主仆两人笑语走过蜿蜒的走廊，来到大厅。

凌苹儿站在大厅中央，发觉所有人眼光全集中在她身上，她直觉有一股说不出的压力环绕四周。

“爹、娘安好，不知急着找女儿有什么事？”凌苹儿向双亲微微欠身。



凌老爷看女儿身材容貌、学识气质在江南也是排名前三名之列,说不定白家那小子还算高攀呢!

“苹儿,爹已经把你许配给太湖白荷山庄的少爷,今天下聘礼,下月初即将上门迎亲。”他开心的说。

白荷山庄?没听说过,凌苹儿向小蜜使眼色,询问是否知晓是哪户人家;小蜜对着小姐摇头,因她只听说对方是商人。

凌苹儿静静思忖良久,才慢慢开口问道:“爹了解白家吗?”

“白家经营漕运非常成功,无人不知、无人不晓,自朝廷渡江南达以来,漕运对南方经济的贡献是有目共睹,白家以其雄厚的财力帮助朝廷奠定基础,所以西宫娘娘能得宠至今多少和娘家背景有关,白家家世显赫,与我们门当户对,结成亲家再理想不过了。”

原来爹爹想攀权附贵,凌苹儿内心更加抗拒这门亲事了。

“爹,对方公子知道此事吗?”她问。

“这……”凌老爷没问这点。

“爹,那他为人如何?”凌苹儿再问。

“那……”凌老爷怎会知道,他只听到白翔翻尚未娶妻,便急着凑合两人。

“爹,或许他已经有要好的女子相伴,咱们千万不能拆散有情人啊!”凌苹儿想找个合适的藉口回绝这门亲事,但是凌老爷却无法会意。

“啪!”凌老爷恼羞成怒的用力击桌,“婚姻大事向来由父母作主,我们说了就算,白家也是不容许毁婚姻,不管他有没有情人,我女儿当然是正室。”





“爹，我不想答应。”凌苹儿依然平稳的对答。

“什么!?”凌老爷脸色大变，倏地站起身。

“老爷，有话好说别动气。凌夫人好言安抚，频频向女儿使眼色，要她顺从父亲的意思。

凌苹儿默默不语。

“不管你答不答应，这门亲事已经说定了。”凌老爷再用力猛拍桌，脸红脖子粗的吼着。

“我还是不答应。”凌苹儿丝毫不退缩。



父女俩估大厅上大眼瞪小眼，别看凌苹儿温柔纤细的外表，其实她很有主见，对于自己的坚持是丝毫不会退让，更何况她认为终身大事应该是两情相悦，从没见过面的人如何能产生情感？她可不指望婚后慢慢培养；往坏的方面想，万一他早已有喜欢的女子，但对父亲的逼婚不敢反抗，那自己婚后的生活肯定悲惨，所以她不想妥协。



“苹儿你就答应吧，白家那孩子风评不错，你嫁给他会幸福的。”凌夫人不想父女俩闹翻脸。

凌苹儿以沉默表示拒绝。

“反正下个月你一定得上花轿。”凌老爷撂下话后便转身离去。

“老爷!”凌夫人左看丈夫，右盯着女儿。“苹儿!”唉!爷儿俩一个性情，她在心中叹了口气。

黄昏时候，凌夫人到凌苹儿房里，将女儿叫到跟前。

“苹儿，听娘的话，嫁到白家好吗？你爹不会随随便便挑户人家就把你嫁过去的，他一定是经过深思熟虑才决定的。”凌夫人显得十分忧愁，既要顺从丈夫



的意思,又不想为难女儿。

“娘,怨女儿不孝,我实在无法答应和一个不曾见过面的人共度一生。”凌苹儿面无表情的对着母亲说。

“自古以来男女结成连理都凭媒约之言,为娘也是洞房花烛之夜才和你爹照面,不也走过大半生了吗?”女儿的思想令凌夫人无法理解。

凌苹儿不语,只是静静看着母亲,娘的体态虽然已有些发福,较好的面容依稀可想象娘当年应是个美人;爹的脾气虽有些暴躁,但幸好长得不差,加上仕途顺畅更显自信,文人美女相当匹配,娘当然乐得接受,但是这种机会是微乎其微,她不想万中选一碰运气。

“你有喜欢的人吗?”凌夫人想过女儿拒绝婚事的种种原因,但乖巧的苹儿几乎是足不出户,更别说见过家中以外的男子。

“没有。”

女儿的回答到不令凌夫人意外,“那么你究竟为什么拒绝呢?白家家世好,将业定不会让你吃苦,你爹也是为你着想啊!”

“不是这样。”凌苹儿思绪飘远,不管有没有意中人,她希望能嫁给自己喜欢的人,而不是任由父母安排;可是柔顺乖巧十八载,每天琴棋书画,刺绣女红认真练习,为的不就是这一刻吗?生活的目标是等待嫁一户好人家受到疼爱,谨记在家从父,出嫁从夫,从此完全没有自我可言,她扪心自问是否真的想过这样的生活?

“你好好想一想。”凌夫人见女儿沉默不语,以为



柔情千金





她考虑答应亲事，便放心离开女儿闺房。

凌苹儿一个人静静坐在屋子里很久很久，她似乎有了选择，原本忧郁的脸慢慢池起一层微笑，淡得令人看不出。

也许从小安逸的生活及爱人的宠爱从没让她有过改变的想法，但如今的状况令十八年一直沉睡的叛逆之心忽然冒出头。

“我不向命运低头！”



夜半时分，凌苹儿遣走小蜜后，便蹑手蹑脚溜至后院的晾衣场中，随手抓件男装回到房里换上，再收拾一些细软，写封信放在桌子明显处——

柔
情
千
金

爹，原谅女儿不听话。

接着，她便轻轻推开房门往外走。



凌苹儿心想，大家如果找不到她，应该就会放弃联姻，所以，她决定等过一阵子再回家，同时她也有考虑要不要找小蜜作伴，一个人出外挺无聊的，可是，想想还是算了，没人知道最好。

趁天空尚未露出鱼肚白，大家仍在睡梦中，守卫打盹浑沌之际，凌苹儿不顾形象翻墙离家，这是她第一次做如此高难度的动作。

围墙虽不高，但对她而言仍具挑战性，她一鼓作气往下跳，却还是躲不过跌个四脚朝天的命运。

好痛！可是她不敢喊出声，怕被人发现，她捡起小包袱快速离开凌家范围。

凌苹儿身上穿着一件长工的衣服，戴着帽子掩盖她亮丽的发丝，因为个子小，所以伪装成男孩子倒也是几分像，只是略显秀气些。



“该往哪边走？听说太湖风光明媚，既然出了家门，不如去瞧瞧。”

过去十八年的深闺日子有如枷锁，约束着自己不敢做这、不敢做那，可一旦解开，就好比放出笼子的鸟儿，终于可以自由遨游万里晴空下，不，现在应该是漫游夜空中。

天色仍昏暗，街上不见行人，起初凌苹儿还能踩着轻快的步伐前进；然当兴奋的时刻过去，静下心来细看周围环境时，放眼所及只有野猫三两只沿着屋檐走动，风吹过耳边发出飒飒的声音，令人有股阴森森的感觉，凌苹儿全身起鸡皮疙瘩，从来没独自上大街的千金小姐，根本分不清东西南北，走着走着便迷失了方向。

“真糟糕，该往哪个方向去？”

说她胆小，她却敢一个女孩家夜半流连在外；说大胆，她却害怕任何风吹草动的声音，凌苹儿这会儿是紧张得边走边东张西望。

忽闻背后有脚步声，凌苹儿脉搏加速跳动，不敢回头张望，她想，说不定是自己多心，于是往前再走两步，可是，到后来凌苹儿发现自己停下脚步后面的人也跟着停，她加快步伐，他她快速前进，吓得她拔腿就跑。

哇！被坏人盯上怎么办？早知道她就池家出走了，凌苹儿害怕得想哭，然此时也不容她多想，于是闭着眼睛奋力的往前冲，怎知来人竟然跟着追上，而闭着眼睛奔跑的她，全然没发现前面是死路一片土墙，只要再半步便会和墙面撞个正着。

